

文徵明全集

文徵明文卷一

長洲文徵明撰

■ 敘十三首

■ 送周君還吉水叙

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撫循江南，大有功德於民。去之五十年，爲弘治己未，有詔以公與故戶部尚書夏忠靖公並祠於吳，從有司之請，以慰答吳民之願思也。明年廟成，廟有像設，而公去吳久，蔑所擬似。於是公之孫廷器自吉水以公畫像來，訖事乃去。吳之老長先生，以吳人幸於奉公顏色，而喜廷器君之來也，謂其歸不可無言，猥以屬某。某之生在公去吳二十年之後，然習聞遺德，宛猶瞻承，有不容已於言者。方宣德之初，當朝家多事之後，公私弊極，公以幹運之材，操富民之術，以拓賦財之源，博收衆議，首勤民隱，勸農振業，歲亦比登，民樂於所入，而不知苦其出，上享其用，下茹其澤者，二十有二年。徵公之績，法得祀久矣。顧方相安於無事，而事之成固亦有蟻於論之定也。是故公在而樂，既去而思，思久而不能忘。越五十年而卒用食其報於吳，此固無傷於緩，而益有以見公之德澤深長，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爲也。竊惟東南賦財之會，百需出焉，不培其根，而日竭其出，出倍而未亦益瘁矣。方公未至之先，有司誅求不少弛，而積逋至八百萬。公既損民常出，而官復羨贏，此雖公之才局，去人遠甚，而

其理亦豈不有可推者哉？今聖天子不違民思，以昭厥勳，誠不能無所望於後之人也。惟公恩澤繁民，心功業在史官，而血食之詳，當有記廟之成者。余特敘其概，以榮君之行，亦聊以寄吳人之思云爾。

僉憲伊先生感事詩叙

僉憲伊先生侍其家君承德公之居吳門也，某以里中契家子，獲從容侍杖履。先生爲言先朝拔擢之恩，與先夫人子育之德，輒慷慨流涕，如不能已。他日示某三詩，則感事之作也。先生成化末，自蜀臬入賀萬壽節，屬龍馭升遐，弗獲成禮，爲二韻詩二章。先是以刑曹郎推恩褒錄其親，而母氏遺榮，久龍章責於藏丘，爲四韻詩一章，還吳來，十又四年，而遺弓之痛，罔極之情，不少置。至是，出其詩屬交遊諸公和之，而命序於某。某小子，何用知此？受簡累年，未有所復，顧其意不可虛辱也，則爲之序曰：忠孝天下之大閑也，然非有出於尋常日用之外，顧其事有本末，而人道之所爲盡與否存焉。是故厄窮顛頓，不能自見於世者，常患不獲申其志，而一蒙於富貴，狎於恩私，則或犯名廢義，而併其所學焉。負之至於事變，恩移不能無悲摧感盛之情，其事足慨也。而君子乃有取於先生，以爲得忠孝之理焉。夫豈以其悲摧感盛，以爲難哉？先生以進士高科，踐敷中外，爲明執法，爲良監司，道究當時，譽聞敷於上下，而寵被於君私，又得以顯光其親，雖其所學所養，有以迓承之，而遭罹昌會，獨非君親之賜乎？顧吾所以復之者，方永而遽絕，欲用其情而無所於施，其悲摧感盛，當有甚於不幸，而不得志者，其何能已於言邪？此先生之詩之所爲作也。讀其詩，知其不忘於遠，而極其情，爲能不負於所事。夫仕而不負於所事，而又不忘於遠，雖古聖賢之事，無出此者，而余顧謂無難焉。何哉？夫其始也，不出於厄窮顛頓，而卒

又能不辱其身以及其親是其見於行事者既已卓然名世使無是詩固不得少其忠孝之名也而是詩之發實又至誠惻怛而出於不能自己之中然則何難哉夫惟其不難也而後知其本於尋常日用爲能得忠孝之實焉悲摧感盛果足以盡先生哉先生名乘字德載其先有尙寶卿恆工科給事中侃皆名臣先生其世濟忠賢者歟



送侍御王君左遷上杭丞叙

國朝以仁厚立業更累朝列聖綱維綜核之餘誕章丕緒深密完固殆無可施力而士之用世亦惟持重博大爲宜或稍出廉隅有所建畫往往得喜事徇名之謗及今百餘年所以消沮浮薄崇長忠厚誠不爲無益也而其間固亦有幸於無事以自蓋其瘝曠之愆者矣蓋選要蓄臆謂惟因循自恕足取持重博大之名嗚呼古之所謂持重博大固如是哉往歲先君以書問士於檢討南屏潘公公報曰「有王君敬止者奇士也是故吳人」他日還吳某以潘公之故獲締好焉及君以行人遷監察御史先君謂某曰「王君有志用世其不能免乎」乃弘治庚戌君以事下詔獄鐫兩階左除福建上杭丞始君按遼陽明法守軌多所緒正用事者不便爲飛語中君而其徒有氣力者又從中醞釀之而君遂得罪去議者謂君不自省約以斂怨時人迄抵禍敗或又謂君感慨激昂不能俯仰其得罪固宜而亦其所樂受凡此皆非所以論君也君以聖天子耳目之臣奉使邊徼其任不爲不重而遼陽國家要害不得不慎苟爲避喜事之名因循自恕以僥倖塞責則循習之弊將久而益滋而一旦事出非料則其禍之所遺豈獨一身一家而已哉故操切屏掉惟法之循至於得罪以去固非所樂而實亦所不暇計

其心誠不欲以一身之故，而遺天下之憂。若君者，今之所謂喜事狗名，而古之所謂持重博大者歟？此潘公之所謂奇士，而先君之所爲嘆其不免也。君將赴上杭，取道還吳，逢吳掖之士，聚詩爲贈，而推敍於某，因敍君之所以得罪之故，而復推本其所存如此。雖然，天下之事，尙有大於此者，君當無以是自懲。

靖海頌言叙

正德改元之禩，侍御曾公以簡命按蘇。蘇屬邑崇明，治東海中，其民素獷健梗治，先是豪民施天泰爭魚葦之利，噪於海濱，有詔徙其家遠州。其黨鈕東山者，潰歸，逸於海，復嘯其徒爲亂，出沒鹵掠，民不勝擾。有是瀕海諸邑，復大震。有司以聞，詔發諸路兵討之。而公與今中丞艾公實領其事。夏四月，首事，徂秋八月，竟扼賊而殲之，降其脅從，俘其老弱，而四民用甯。方賊之猖獗也，郡郭亦警，及是解嚴，士民懽曰：「凡所以惠安我民，以保生聚，得不及於難者，皆侍御公之力。」侍御公實生我民，其曷以報？乃相率爲詩詠歌其事，而屬序於余。竊惟天下之事不可常，而人之才貴乎養之有素。今夫銜一命，寄一方，孰不幸其無事也，而事變之來，或出於意料之外。彼齷齪遄邁，往往避事而害成，而好爲不靖者，又或挾之以僥倖於一擲，以爲功名之會。此其人皆以身爲計者，卒之亦不能辦其身，而民用受其辜焉。侍御公之來，當夫承平百年之餘，而蘇又在畿輔之內，豈常有意於變哉？而卒然遇之，有不易於爲計者，而公處之無難焉。方師之興，餉給浩穰，文檄旁午，凡審勢相方，部分調發，莫不於公之出人皆訝其不素而克，而不知其所已。試於爲邑者，旣嘗驗矣。蓋公初以進士宰定遠，適妖賊構亂，勢張甚，公

設奇禦之，用全其城。今悉數郡之衆，以當區區竊發之徒，固已優爲之矣。是豈僥倖於一擲者哉？公之出接也，以志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癯，仁威並著，吏畏民懷，庶政之舉，不可殫述，茲特著其平寇之一事云爾。

送劉君元瑞守西安叙

正德戊辰，金陵劉君元瑞以刑部屬出守紹興，尋以先事忤權倖，罷自被命。至去郡，爲日僅五十有六，然而紹興之人惜其去，如失慈母。父老子弟奔走追餞，爭致餽遺，君悉磨去，無所取。乃相率飾祠廟，肖君像，事之。於是劉君之名一日聞天下。庚午更化，悉起前時被斥之人，首擢君知西安府。君初罷官，貧不能歸，迺遷至吳興，吾友吳君汝琇客之。至是，汝琇與郡逢掖士聚詩爲君贈，不遠百里走吳中，乞余敘其事。余惟劉君奇才雋望，遭罹盛會，當有名公碩儒，而譽揚權，而何以余言爲哉？汝琇曰：「此劉君之意也。」雖然，古之人贈人以言，得其善則稱，知其過則規，余於劉君何居？曰：「劉君不走求王公貴人，而必子焉是徵，其意非直以譽而已。」嗚呼！此劉君之所爲異於人，而一郡有不足言也。夫君以兩月之政，而能歸乎數十萬戶之人，以聳動乎天下，雖天下之人莫不以劉君爲不可幾及也，而君顧不以自足，若有望焉。誠以事變之來，靡有窮既，而隆譽之下，讒毀攸基，方其去紹興也，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莫不欲以爲郡，以爲猶紹興也，然而風土有遐邇，事緒有順逆，而人心有從違，君自視於此，果能皆副其意乎？一有不獲，則舉向之所有而盡廢之，加疵焉，是故以黃次公之良，天下習其名，人主欽其節，而卒之不能周旋于末路，夫豈其後之所爲真有忝乎哉？冀以望之者，區也。望之也厚，則其責

之也深；顧茲貌焉，而人之望之若此，其責之若彼，則亦豈易爲酬哉？君不以人所不可及者自多，而所以所不易爲者自力，則其所至獨可以收譽於一郡而止邪？始君之罷也，間關羈逆，人將不堪其憂，而君蕭然自得，方益進於學，圖史筆硯，若將終其身，一旦起自閒廢，寵以壯郡，莫不爲君喜也。而君方有懼焉，此其中豈無所見哉？往余嘗從人聞君紹興之政，而吾友陳君魯南、王君欽佩、顧君華玉、君鄉人也，又爲余道君文學制行之詳，竊慕之。其居吳興，距吳門數舍而近，雖不及接語言，而相聞爲稔，故於君之行也，不嫌於規。

送提學副使莆田陳公叙

正德壬申之秋，詔嘉興守莆陽陳公爲山東按察副使，領提學事。先是弘治中，公以監察御史視學南畿，振德警愚，軒輊惟允，數年之中，士修名行，而文以丕顯。朝野翕然稱之，謂公之道化流行，得古人表帥之義。未幾，逆豎恣權，謀亂庶政，天子惑之，公上疏極諫，遂以得罪，鐫兩階，左遷潮之揭陽丞。朝野又翕然稱之，謂公之風采磊落，有古人正諫之風。及朝廷更化，同事者往往內補，而公稍起倅嘉興，尋以爲守。於是朝野之人莫不惜之，以爲公之賢明宏達，宜在師資之地，守振肅之職，而顧浮沉常調，不亦負乎？此固天下之公言，而某則以爲世俗之見耳，非所以論公也。比公雖官御史，而奉使於外，非在得言之地，可以不言，而言之冀有以行之耳，得罪去國，豈其志乎？夫旣已得罪，則投竄摧辱，有所不辭，又奚班資之計耶？苟計於是，則患失之心，惟日不足，克位固恩，齷齪自守，又甚而敗名棄節，以獵華要，高爵厚祿，垂手可得，舍是弗圖，而區區於外內升沉之間，雖愚人不爲也。而公豈爲是哉？惟其無心

於是能效忠輸誠，慨慷激發，得以行其志而成其名。視彼僥倖恩私，以微榮一時者，涕唾之不若也。又足以辱公乎哉？而天定理還，事不終敝，所謂高爵厚祿，卒以畀之。此雖理所必至，而事有不盡然，則幸不幸存焉。幸而得之，於公爲無負；不幸失之，則其所爲事一世，亦望天下者固在也。公又何媿乎？夫公不圖世之無負於我，而求有以無媿於世，克是心也，蓋有無入而不自得者，雖幸天下可也。一方視學之寄，果足爲公重輕哉？雖然，自公爲丞而倅而守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蓋莫不靡爲之奔走也。而魯獨得之經天下者，殆有意乎？何者？魯爲聖人首化之地，比歲盜賊殘毀，瘡痍特甚，非仁開愷悌，以斯道爲任者，固不能撫摩而振起之也。公行矣，濟溺起衰，將爲天下先也。某以諸生辱公國士之知，十年於此，潦倒無成，方懼爲門牆之羞，而公眷存不已。今茲由浙而魯，得再見於吳門，因獻是言，而必以天下望之者，固天下之論也。

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叙

余友顧君華玉，少負才雋，以文學聞於時。筮仕宰廣平，又以吏能聞。升朝爲郎，以清強聞。及守開封，綏懷得情，剴裁靡室，而其聲聞益聞。以達余交其人久，竊嘗考其所爲，而得其所存，蓋天下士也。或從毀之，數其隱過，不遺餘力。余始駭嘆，考其所爲，與察其所存，無或異也。正德癸酉，君得罪中官，逮赴詔獄。一時人莫不危君，而余竊爲君喜。已而君竟被罪鑄三階，左除廣西之全州。余乃益信余之所見不妄。而君之事，誠有人所不可及者。蓋人之所爲，誘於外者，不能堅其中，而順於道者，未始計其外。使君而能周於外，以獵譽於時人，則譽日益至，毀亦從之，身躋臚仕，而道斯誦矣。君子求信於道，而不必

崇其身，寧失時名，而不受識者之毀言。考君之所爲得罪，果以其道歟？抑不以其道歟？必有識之真，而辨之得其實者，毀若譽，於是乎在，而向之毀之者，安知其不愧而爲譽乎？夫始之毀之不遺餘力，將以敗其行也；卒之無益於敗，而反以譽焉，至其得罪而去，人方危之，而余竊以爲喜。若是則譽毀榮辱，皆不足以論君，而所謂文學吏治，足以盡君乎哉？然余卒以天下士隲之，亦求其所存而已。君故吳人，而家金陵，及是便道過家，上冢以行，余得合諸友，賦古律詩八首爲餞，敘其首。

送崇明尹吳君赴召叙

崇明爲蘇屬邑，治大海中，僅若一島，故雖稱內服，而不得與列邑比。其官府制度，賦出章程，視列邑率損十九。然其民擴健易動，又其地有魚鹽之利，易爭以擾，而與戍兵雜處，一失撫寧，輒梟獍以逆，故其令長，必循良重厚爲宜。而仕者往往不願得之，或得焉，憂畏忿懣，同於投竄。一日代去，輒喜如釋所負。蓋其心鄙夷其民，不屑與理，而恆傳舍視之，噫，亦過矣。臨川吳君之爲是邑也，值邑豪施氏俶擾之後，瘡痍潰竭，公私頽敝，而遺孽方潛，禍未已。君爬疏剔抉，隨事經理，而誠心撫循之，邑用大治。逋蕩消弭，無釁以發，久而民益附以信。未幾，有游寇之警，君益料簡民兵，繕治干櫓，甫集而寇至，以有備得弗擾。及是被徵且行，爲余道邑中事歷歷，謂苟嗣得其人，可以永理無患。不然，更兩年敵矣。蓋苛條煩獄，與夫銳事微名之爲，皆足以尸之，而其憂方深也。若是，豈獨崇明之人不能釋君，而君之心殆不欲遽遣其民而去之也。君爲崇明四年，而厭難折衝，恆居六七，此人情所不屑，所謂憂畏忿懣，同於投竄者，而君安焉。旣釋而去，孰不幸喜，顧獨置憂不已，此其心豈以崇禪近遠爲念，而區區官爵，烏足以易

其愛民之心哉。以愛民爲心，則政必出於實，而不以崇痺爲念，則所職爲易修，操履實之政，而供易修之職，焉往而不得治哉？易外而內，去州縣而卽省臺，固不足爲君喜，而亦不足爲君慮也。

送嘉定尹王君赴召叙

國家之制，特重臺臣，而其任也，往往選於有司之良。惟其職與民親，而所理錢穀獄訟，與夫簿書期會，皆官常所急，既久而習，可以推衍宏致，故其授不得不重。而於其中尤重進士之科，然其位下，且遠視京朝官，尊重不啻什伯。進士入官，或厭棄不屑，而得之者，庸庸循守以基幾。月甫三期，而已束裝候徵矣。視其民，曾傳舍之不若，而民之視之，亦若過客去來，漠然無所與者。嗚呼！國家之所爲重臺臣之選，而必有待於有司者，其意固如是哉！四明王君，以戊辰進士出，知蘇之嘉定，歷歲甲戌，始以御史徵，而嘉定之民，重惜其去，顧其勢不可留，則謀所以繫君之思，而耆民劉璫氏，從余乞言。余於君有雅故，固嘗重其爲人，而於其去嘉定而就徵也，加重焉。蓋君自戊辰入官，抵今六七閱歲，苟能規隨趨辨，以鈞聲名，以承上官之意，則君內徙久矣。萬一前此徙而去也，不知嘉定之民，所爲戀惜君者，視今日何如也？古之仕者，重久任而下聲名，蓋任不久，則澤不流，而聲名盛，則誠或不至，而民受其敝。故余不惜其徙官之獨後，而獨幸其得民之久且深也。於此有以知君之所存，能以民事爲急，以久遠爲計，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爲也。若夫錢穀獄訟簿書期會，與夫官常所急，乃所深習而練焉，而朝廷所爲重臺臣之選，必有待於良有司者，君庶幾其無負哉！

送提學黃公叙

國家取士之制，學校特重；自學校升之有司，苟諧其試，則謂之進士。凡世之大官臚仕，悉階進士以升。進士之升有司，禮部實操之樞焉。然而士習之隆汙，儒風之顯晦，不與也。惟督學憲臣，爲能軒而輕之。憲臣之所趨，士亦趨之；憲臣之所格，士亦格之。有不待文法教令，而自無不及者，蓋其職專而其地又近，故其於士也親，而爲之化之也易。學校之所養，有司禮部之所舉，皆是人也。是故有司禮部能舉之，督學憲臣能化之；憲臣之所任，不既重哉？比歲督學南畿者，操其所謂主意以律士，而峻法臨之，謂必合於是而後可。學者至於摘抉經書，牽率詞義，以習其說，而士習爲之一變。有識者嗤之，於是莆田陳公至，特矯其弊而變焉。陳公去而黃公嗣之，黃公蓋嘗出陳公之門者，凡其所爲，悉出陳公，而輔以高朗之識，優以雍容之度，破崖岸，略章程，而一出於正。其所取士，往往向時摘抉穿鑿者之所不齒，而向所稱合格之士，率廢不錄。於是士皆崇碩大而黜異說，上博綜而下訓詁，數年以來，士習爲之一變，而善焉。士習而善，則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善焉者，不可得也。嗚呼！若公者，豈非所謂能充其任者耶？正德九年，公以年勞擢拜按察司副使，視學廣西，屬學諸生咸惜其去，而某特敘次其所爲，變士習者如此。某在諸生中，最爲凡下，然不能摘裂牽綴，在曩時爲甚，而其見廢也，視諸生亦甚。故今之惜公之去也，視諸生爲獨深。

送侍御吳公還朝詩叙

正德八年監察御史吳公持節按太平諸郡軌道緒正無所規隨扶微興壞所部振肅屬傍省盜起流劫新安公疏捕追北境以寧敕一時稱才焉然公重遲自將不事搏擊而能達一方之急以宣明天子之恩其展采錯事有出於尋常按職之上者列郡譽之而新安之民懷其保釐之庸加譽焉及是代去相率歌其功能不遠千里以序屬余余不及識公而獨喜公得下人之譽有不易易者夫國家建置百司各有專職惟御史隨事任授不恆厥居而其任特重是故在內御史能言之而羣僚九列聽之在外御史能行之而藩鎮諸司承之昔之論者謂其居中得與宰相相可否以爲重而不知今之在外者之重也而其中尤重巡按之任蓋今之制凡倉儲學校軍政茶馬鹽鐵之屬並御史關決然皆不相侵越而巡按御史獨得綜理而所部百官聽其軒輊事竣例以數語標刺其名上諸天官卿天官卿按以黜陟恆十九焉蓋天下之大天官卿不盡見聞而天子之耳目惟御史是寄御史實代天子行事故所至藩鎮大臣郊迎惟謹郡刺史而下謁見拜俯惴懼惕息若不勝任而御史坐而詔之一有號令自藩鎮以下莫不奔走趨赴而是非得失往往竊議於下不以白間有以誼爭執者然亦鮮矣夫御史以一身臨百司之上以隆重之勢下視俯首趨事之人以當其傍睨竊笑而不之知若是得不敗以完足矣而或譽焉非其才足以濟物明足以燭理而重遲周慎有以任其事固不可得也余於新安之人頌公之言而有以知公之不易也公名鉞字宿威撫之崇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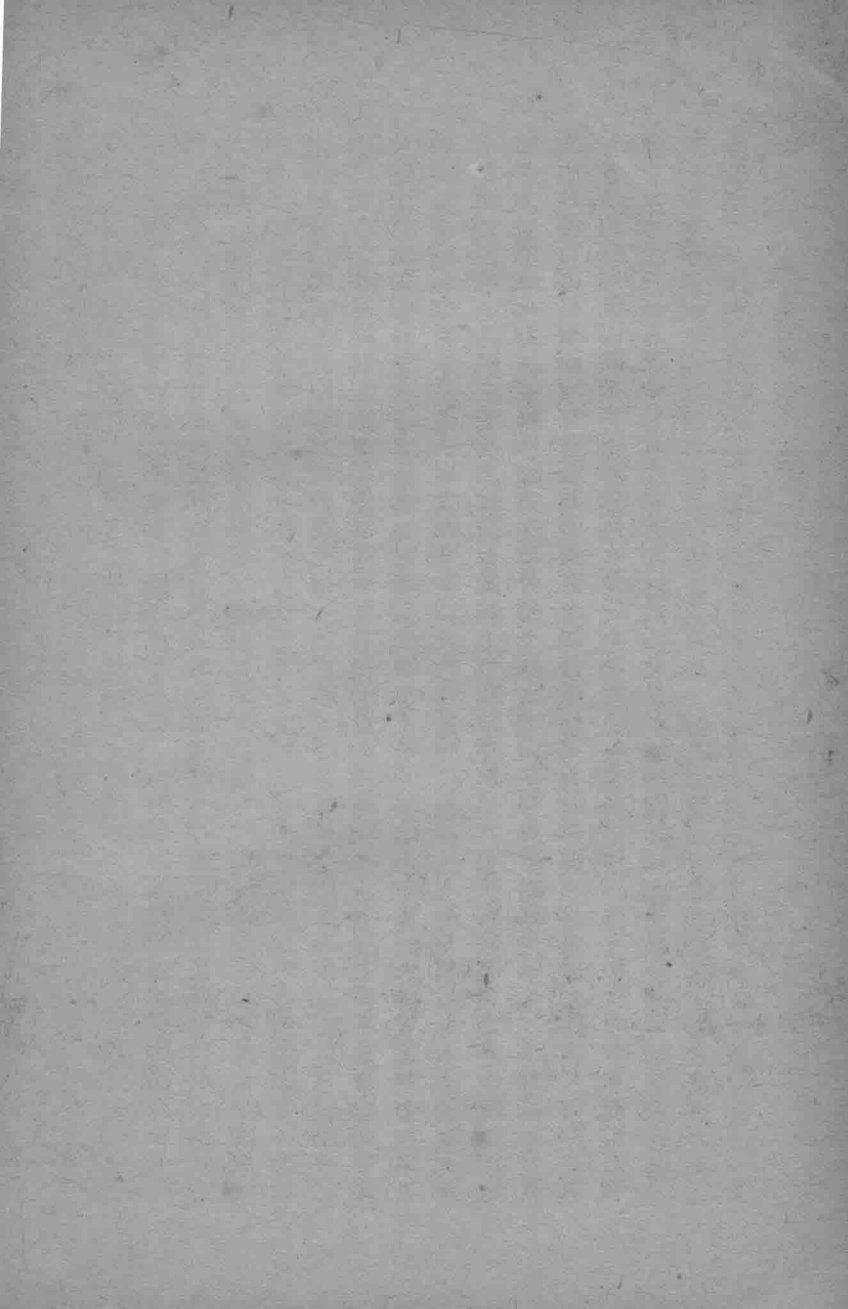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叙

成化弘治間中外之臣以氣節行能高天下者三數人而已一時朝廷之所倚注臺諫之所掄擢

與夫大夫士之瞻屬依歸必在三數人者；今大中丞見素先生莆田林公，實一人焉。孝考當寧，三數人者以次獎擢，亦既効用於時；至於今三十年，或老或死，淪落殆盡，而公巍然猶系天下之望。嗚呼！偉哉！公於是年六十餘，聰明強健，不減壯時；而居閒既久，無復當世之念。會蜀寇告急，中外恒擾，乃復有意事功，朝召夕起，束甲西馳，敷融妙略，卒用戡夷大難，保蜀餘命，功甫告成，而公之身已在閩山之南矣。夫聞難而出，功成而去之，豈獨今之人所少哉？而公履之已素，有不待今日而見者。公初以司寇屬上書言天下事，指斥佞倖，幾蹈不測；既而收自放棄，起歷要途，若可懲矣，而軌法糾檢又多忤物，旋起旋廢，曾不能三年留也；而天下之人方共高之。公之心固不可誣哉！推公之心，求公之事，其有無益於當世，必有能辨之者。今四方多事，用材如渴，朝廷每申求舊之典，而公方堅保晚之節，或者謂公用不盡材，於海內有遺望焉。嗚呼！此又奚足病公哉？太史公有言：「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天不尙全，故世作室不成，三瓦而陳之。使公都位食祿而享上壽，造物者且將忌之矣。於此或有損焉，豈朝廷天下之利哉？吾是以謂究公之用，固不若完公之福之爲美也。公文章道誼，蓋於一時，聲名出處，重於朝著，婆娑故里，順登期頤，爲天下大老，以潤飭斯世，顧豈不多於彼哉？此公所爲有樂於是而無用彼爲也。公於先温州最故，而外舅參政吳公惟謙在郎署時，實又聯官相好，某以通家之故，凡一再接公，別去十餘年，光儀教範，弈弈在目。公之弟壽州守，曩教長洲，某以諸生獲出門下，及是解郡南歸，道出吳門，爲余道公動定甚悉。因徵言爲壽，用敢論次如此，而不以公用世爲願者，斯特徵明厚公之私言也。若夫君相之情，朝野之論，與夫小人望治之心，固將挽公而出之莫釋也。嗚呼！三朝舊臣，所餘無幾，天下之事，將有屬焉，公其自愛！

贈長洲尹高侯敘

長洲爲蘇輔縣，隸於郡下。郡當東南要劇，賦發章程，率倍他郡。而餽館勞瘁，靡有休閒。郡既壯大，而郡官尊安，往往委勞於縣。而長洲率先任之，其繁視他支邑不特相百而已。又其地介於東南，單瘠多滯，民衆而貧稍急，則斂怨，緩則僇辱隨之。繁詞繫獄，又每困寒，故爲之者，鈎撫審畫，矻矻簿書間，數過不暇。矧能潤飾以儒，優游文翰，而稱治辨乎？若夫才優剗割，而譽以文敷，雍容燕笑，而課奏罔後，數十年來，吾得高侯焉。侯以進士高科，試邑於此，始至而吏囂其嚴，旣而民安其業，上官與其能，期年之間，邑以大治，譽聞隆赫，旌褒加焉。然求其所以爲理，每出於簿書期會之外，而讀書爲文，無廢業焉。間引邑中賢士，與相倡酬，所歷山谿，輒形紀述，風流篇翰，照映一時。論者往往以文學譽侯，而不知侯之心，未嘗不以民也。昔宋王禹偁以大理評事知長洲，日事賦詠，竟以文學知名，徵入館閣，在當時未嘗以吏最稱也。然其言曰：「一邑之政，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大則懼之以刑法。」蓋極敝爲縣之勞，而不以宓子彈琴爲是，是豈專事賦詠，以文章自好者哉？蓋以政事行其所學，而以文章蓋其所長，其志固有在也。豈若區區健吏，收譽於一邑，徼榮於當世哉？去今五百年，爲邑而課最者，不知幾何人，今皆不能舉其姓字，而禹偁風流亦然可想。然則侯之志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侯今以政事被旌，固侯乃心斯民之效，而非侯之所榮也。以爲文學而譽之，又豈足以盡侯哉？



文徵明文卷二

長洲文徵明撰

敘十一首

立墓山探梅倡和詩叙

吳玄墓山在郡西南，臨太湖之上，西崦銅坑，映帶左右；玉梅萬枝，與竹松雜植，冬春之交，花香樹色，鬱然秀茂，而斷雲殘雪，下上輝煥，波光渺瀰，一目萬頃，洞庭諸山宛在几格，真人區絕境也。但其地僻遠，居民鮮少，車馬所不通，雖有古剎名藍，歲久頽落，高僧韻士，日遠日無。苟其人非有幽情真識，不能得其趣，非具高懷獨往之興，不能卽其境而遊，矧能發爲歌詩，品目詠讚，以深領其勝耶？此余於方伍兩君探梅之作，而有取焉。古之名山，往往以人勝，所貴於人，豈獨盤遊歷覽而已。有名德以重之，高情雅致，有以領之，然非文章雄傑，發其奇祕，亦終泯泯爾。是故山無淺深近遠，苟遭名人，皆足稱勝天下。吾吳號山水郡，然知名當世，則虎丘靈巖耳。蓋顧野王之文清遠，道士李太白韋白諸人之詩歌，有足重也。若玄墓之勝，誠有不在二山之下者，而一時之人，能道其名者鮮矣。豈非未遇其人，文章之不足歟？或謂永柳諸山，以柳子諸文傳，而柳子之文之奇，非永柳諸山不足以發。二君他詩固多清麗，而評者謂玄墓諸篇尤勝。殆山水之奇，有以發之耶？而其幽情真識，與夫高懷獨往之興，實足領之。又其

人皆清脩有立，仕以政顯，隱以操稱，不肯碌碌後人，克其所至，必將名世；他時當有讀其詩而想見其人，以歆茲山之勝者，余故敍而傳之。

送太常周君奉使興國告祭詩叙

今天子入繼大統之初，首議推尊所生，而輔導大臣以宗法不可紊正，而繼統不得顧私據禮，執論至於再三。天子用其議，卒考孝宗以端萬年之統，帝所生以隆一時之孝，事出權宜，尊有所屬，天下翕然是之。而建說者獨謂追崇所生，疑若未盡，天子亦以爲未盡也。顧禮有經常，不欲自用，特付大廷議之；而大臣守前議不變。天子孝思純篤，必欲申其至情，微示所向，諫官往往獲罪；而二三大臣遂相繼引去。於是巷議紛然，謂且悉從說者之言，而遂廢所後之禮，人心危疑，中外涵涵，然而天子實不用其議也。乃嘉靖三年四月，有詔尊所生爲皇帝，而所以考孝宗敦所後，於前議無改焉。詔若曰：「朕於正統不敢有違，而所生至情，亦當兼盡。」王言一出，中外釋然。知聖天子之意，特欲申其至孝焉耳。於戲！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聖人制孝，所以盡人之情，以行夫禮。禮者，天理之文，人事之則。聖人制禮，所以節人之欲，以正其情，是故天下不可一日無禮，無禮則亂；亦不可一日無孝，無孝則賊。夫禮與孝也，凡民不可無也，而況天子乎？而況大臣有經天下之責者乎？二三大臣所爲，不忘引去者，欲以行夫禮也。聖天子惓惓於所生者，欲以行其孝也。然孝不可無禮，而禮實有以通於孝；愚於此有以仰見聖天子之明，能用其孝以耐於禮，而尤重夫二三大臣之去，得申其禮以全夫孝之至，禮之用，天下其庶幾乎名號旣成，儀文斯舉，於是天子有事於園寢，以從臣將命，而太常丞周君德瑞與焉。在朝諸君咸賦